

Yilin Classics

なつめ そうせき

经/典/译/林

わがはいはねこである

我是猫

[日本] 夏目漱石 著

于雷 译



译林出版社

Yilin Classics

なつめ そうせき

经/典/译/林

わがはいはねこである

我是猫

[日本] 夏目漱石 著

平雷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是猫 / (日) 夏目漱石著; 于雷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
2017.6

(经典译林)

ISBN 978-7-5447-6877-1

I. ①我… II. ①夏… ②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日本-
近代 IV. ①I313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51215 号

书 名 我是猫
作 者 [日本]夏目漱石
译 者 于 雷
责任编辑 韩继坤
责任印制 颜 亮
原文出版 岩波书店 1962 年版
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40 毫米 1/32
印 张 13.375
插 页 4
字 数 307 千
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877-1
定 价 29.8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

订购热线: 025-86633278 质量热线: 025-83658316

中译本序

一九〇四年夏天梅雨初晴的一天，一只生下不久的小猫迷路走进夏目漱石的家。翌年一月发表的《我是猫》就是以这只小猫为模特的。漱石大概也没料到这竟成了他的处女作。

一九〇五年，漱石三十八岁。作为初出道的作家来说，可以说是大器晚成。在这之前，他只零碎写过俳句，也没有形成风格。漱石四十九岁病逝，生命不长，创作经历更短，前后不过十年。漱石又是一个很怪僻的人，创作一直处于紧张状态。

一般说，作家写一篇长篇小说之前，要有构思的过程，有的甚至还有篇小说提纲，不能什么准备也没有。说来奇特，《我是猫》成为长篇小说，却是另一种情况。

漱石是正冈子规“写生文”的崇拜者。子规死后，《杜鹃》杂志由高滨虚子主持。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在《杜鹃》同人组织的“山会”上，他朗读了《我是猫》，颇得好评。《杜鹃》杂志载于新年号，立即引起广泛反响。“在下是猫。还没名没姓。”以演说姿态开始的这句话，后来成为文坛的名句。“我”的原文为“吾辈”，后来成为小说的题名。“吾辈”、“余辈”、“我辈”在初次发表的正文中是混用的，强调用猫的眼睛观察人类和人类社会，带有嘲讽的意味。因为它生来不久就被书生扔掉，冻饿不堪，命运是不幸的。后为长着两撇胡须的教师苦沙弥收养，所见的知识分子也都值得冷嘲热讽。《猫》本来只想发表一期即告结束，但它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夏目漱石。他进一步让猫观察下去，二月号《杜鹃》发表了续篇，四月号发表第三篇，一九〇六年八月号完成最后一章节第十一篇。小说在发表过程中就出版了单行本上

编,完成时出版了中编和下编。小说的十一篇是在第一篇完成后逐渐构思的,没有严格的情节演进过程,既像抒情的“写生文”,又像结构松散的小说。作者后来说,它“没有题旨,没有结构,像无头无尾的海参似的”。

这是一篇在特殊条件下创作的特殊结构的小说。

极度郁愤是小说形成的条件,也是作家创作的动力。

一九〇三年由英国回到东京后的几年,是漱石一生中精神最紧张、最郁闷的一段时间。

回国后,作家和妻子镜子的关系更恶化了。漱石在夫妻关系上思想陈旧,要求妻子以他为绝对权威。而他的妻子精神却又不正常。结婚第二年镜子曾想投河自杀,漱石作俳句:“病妻室内灯昏暗/苦熬晚暮度秋天。”可以想见,一八八九年的秋季,镜子的精神病已经很严重。漱石留英期间,曾给镜子写信,倾诉自己很孤独,责怪妻子不写信。不久他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,一时传说他疯了。文部省曾有“夏目漱石精神失常”、护送回国的电文。回国后,漱石常为神经衰弱而苦恼,常常做出越轨的行动。夫妻间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张。他无缘无故打几岁的小孩子,一件小事也大发脾气。一次四岁的长女将一枚硬币放在火盆边,漱石头脑里显现出他在伦敦时一枚硬币引起的不快,动手打了女儿。妻子怀疑他有精神病,请医生做过诊断。漱石的急躁、愤怒和越轨,反映了他对镜子的期望破灭。

回国后,漱石在东京帝国大学任讲师,工作亦不顺利。“英国文学概说”前任教授小泉八云深受学生的欢迎,漱石接课后不为学生所容,后讲“文学论”,同样不受欢迎。他情绪低落,经常闷在讲师工作室里,绝少出门。碰上好天气,才在工作室近处的不忍池边度过。他一度想要辞职,所挣的工资也难以支撑沉重的家庭负担。

阴郁、愤懑、神经质等,必然对其处女作产生深刻的影响。漱石后来说:“我对这种神经衰弱和疯狂深表感谢之意。”可见,神经最紧张的日子也是作家走向创作繁荣的时刻。

这绝不意味着《猫》的创作失掉了理性。而是说,《猫》的创作实践确实

和作家的精神系统的病狂联系在一起。特别值得注意的,就是作家用猫眼看人生与社会,其中充满离奇的想象。但它不是癫狂的疯人语,而是在精神重压之下的愤懑的倾述,那境界远远高于世上哲理大家。

为了说明这一问题,我们不妨看看漱石的生活与思想经历。作家生于一八六七年,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治维新,封建幕府垮台,资本主义制度确立起来。父亲是江户(今东京)奉行所直辖的名主,世道虽然变了,但仍拥有权势和财产。母亲是商家的女儿,作为后妻已生育四男一女。漱石初名金之助,不知为什么,父亲就是不喜欢,每晚放在邻家夜店的篮子里,姐姐发现将他抱回家。九个月后送盐原昌之助为养子。盐原也是名主,明治维新废除这官位后,迁居到江户享乐商业区的浅草。九岁时因养父母离婚,漱石重归自家。十四岁时他最恋慕的生母病死。少年学过汉学,后学英语。十七岁离家独立生活,考入大学预备门预科(今东京一高前身)。其间,生父与养父为漱石的户籍问题,争执不下,使他苦恼不堪。后来在小说《道草》中说:“不论从生父看,还是从养父看,他不是人,而是物品。”最终,生父付出赔偿,方告结束。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期间,与同级的正冈子规相识。一八九〇年进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英文科,并获文部省贷费生资格。一八九三年毕业后入大学院,却对英国文学产生怀疑,对禅宗发生浓厚兴趣。一八九六年与贵族院书记长女镜子结婚,其间曾先后任四国松山市松山中学、熊本第五高等学校教员。一九〇〇年留学英国。

漱石所经历的是明治维新后很多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路,但他有自己的曲折的生活历程,这就使他认识了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认识到的事物。

一九一一年,夏目漱石在和歌山市发表以《现代日本的开化》为题的演说,认为日本走上资本主义的“开化”,和欧洲是不同的。欧洲的开化是“内发的”,它经由几百年的积累,“如行云流水是自然发展的”。日本的开化却是“外发的”,是“在与外国接触”过程中被迫转化的。文化也是在大受刺激下急剧转变的。因为外来文化消融存在问题,土壤和根底均不相同,从而“失去自己本位的能力”,就必然引起“国民的某种空虚感”,也会出现“不满

与不安”，发生“神经衰弱”病症。为了不患“神经衰弱”，“只能向内发的方向发展”，这是“苦恼的真实”。

从上述演说不难看出，漱石对明治维新改革的不彻底性是有清醒的认识的。他在一九〇六年写作的《片断》中还说：“当知道开化的无价值，就是厌世观的开始。”进一步发展，就会成为“真正的厌世文学”。

这里特别引人注意的，是“厌世”的观点。“厌世”、“苦恼”、“郁愤”是漱石常用的词汇，也是他的世界观和创作观。如他说：“不描写烦恼称不上是文学。”他还说：“在现在不得神经衰弱的人，大多数是有钱的鲁钝之徒和没有教养的无良心之徒。”一九〇六年他在致高滨虚子的信里说，他创作《猫》等，即是在“倾诉”自己的郁闷和愤懑。

漱石在留学英国时写作的《片断》里还说：“有钱的人多数干的是无学无知的鄙劣之事……其结果是使没有教养、不足年龄、没有德义的人进入士大夫社会。”作家对资产阶级是厌恶的。在一九〇五年前后，即写作《我是猫》的那个时刻，作家在《片断》中写道：“汝所见者为利害之世。我所立者为理否之世。汝所见者为现象之世。我所视者为实相之世。人爵——天爵。荣枯——正邪。得失——善恶。”

一九〇二年当日本人为日英同盟缔结、日本跻身列强而欢呼时，漱石却以冷淡的面孔对待。他在致中根重一信中说：“今天欧洲文明失败的原因，就是极为悬殊的贫富差别。”这导致“革命的必然性”，“卡尔·马克思的所论”是“理所当然的事”。

日本的矛盾尤使漱石生厌和悲观。《我是猫》所针对的正是明治维新后的“金权社会”的矛盾及维新的不彻底性，即“利害”、“正邪”、“善恶”、“不安”、“空虚”等。作家是明治精神文明的最深刻的揭发者与批判者，他使用的手法是“猫”的嘲讽和评断。其辛辣和深刻性，迅即引起世人的感叹和兴味。

漱石看不到摆脱这一矛盾的出路，无法指明克服维新不彻底性的办法。他只能是郁闷与愤懑而已。他也力图寻找摆脱矛盾的方法，那就是推进“内

发的”变化。不过，漱石所说的日本的“内发”，与欧洲也不同。他认为欧洲的文明也是失败的，日本自然不应该再走这条路。日本的另一条路，就是他后来提出的“则天去私”。这是一种东方的宗教观与社会观。在《猫》中，铃木藤十郎的“狂”、甘木医生的“死”和八木独仙的“信”都演绎着“则天去私”的观点。漱石虽然也嘲讽独仙的东方的“自然法”的修养，而最终他也只能在精神信仰上寻求解脱。

漱石信仰的是个人主义。“则天去私”的宗教解脱是和个人主义相结合的。一九一四年，漱石在学习院辅仁会发表题为《我的个人主义》的讲演时说，“权力的威压”、“金钱的诱惑”会导致危险的后果，与人的个性也是矛盾的。一个人首先要“发展个性”、“尊重个性”，“我毫无忌惮地公开说，我是个人主义”。作家认为个人主义以“自己本位”立足，和“国家主义”不是背反的，只是国家间的道义不如个人道义。他主张“以个人幸福为基础的个人主义，其内容当然是个人的自由。但是，各个人享有的自由是顺从国家安危的，就像寒暑表的升降一样”。在这里不难看出漱石的局限性。

上述对夏目漱石在二十世纪初年精神危机状态的了解和对其社会观、世界观的认识，是打开《我是猫》的门户的钥匙。有了这把钥匙，漱石的全部作品都可以打开。

《猫》的译者于雷，是我熟悉的作家、诗人、编审，也是日本文学翻译家。我们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共同度过了那些值得怀念的战斗时日。现在他要我为《猫》写序，我高兴地答应了他。是为序。

吕元明

译者前言

首先,就书名的译法交代几句。

一九八五年我一动手翻译这部作品,就为小说开头第一句,也便是书名的译法陷于深深的困惑。历来,这本书都是被译为《我是猫》的,然而,我不大赞同。原因有二。一,原书名不单纯是一个普通的判断句,就是说,它的题旨不在于求证“我是猫”,而是面对它眼里的愚蠢人类夸耀:“咱是猫,不是人。”二,尽管自诩为上知天文、下谙地理的圣猫、灵猫、神猫,本应大名鼎鼎,却还没有个名字,这矛盾的讽刺、幽默的声色,扩散为全书的风格。

问题在于原文的“吾輩”这个词怎么译才好。它是以“我”为核心,但又不同于日文的“私”(わたくし)。原来“吾輩”这个词,源于日本古代老臣在新帝面前的谦称。不亢不卑,却谦中有傲,类似我国古代宦官口里的“咱家”。明治前后,“吾輩”这个词流于市井,类似我国评书中的“在下”,孙悟空口里的“俺老孙”,还有自鸣得意的“咱”,以及“老敞”等等。“敞”,本是谦称,加个“老”字,就不是等闲之辈了。

我曾写信请教过一些日本朋友与国内作家、翻译家、编辑,有的同意用“在下”,有的同意用“咱家”,还有的劝我不要费脑筋耍什么花样,就译成“我是猫”蛮好。于是,我的译文改来改去,忽而“在下”,忽而“咱家”,忽而“小可”,总是举棋未定。直到刘德友先生和冷铁铮先生发表了学术性很强的论文,才胆子壮了,确定用“咱家”。当然,这是根据猫公心态和文章风格而定,并不是说“吾輩”只能译成“咱家”。近读日本一位已故公使留下的一篇与中国要人接触的回忆录中,也曾以谦虚的口气用过“吾輩”一词,我想,这就不宜译成“咱家”,倒近乎“不才”、“小可”……

至于书名,因为至今日本文学史,甚至《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》都译为《我是猫》,已经深入人心,不便再改,所以,仍依旧译。不过,书名是“我是猫”,文中却译为“咱家是猫”,总有点别扭。但只好权且如此,敬候批评。

《我是猫》,够得上日本的才子书之一,也是世界文学名著之一。

夏目漱石,一生才华横溢,只搞十年创作,却留下了一系列珍品。他的全部作品,大体反映了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一颗痛苦而不安的灵魂,反映了他在东方思维和西方文明、在虚幻理想与残酷现实、在迂腐守旧与拜金大潮之间的艰辛求探与惨痛折磨。

作者早期曾提倡写生文,将自然与人生当成一幅写生画来描绘。要求超脱莽莽红尘的污风俗雨,写“无我之境”的真实与美,反对自然主义在阴暗的现实中爬行。因此,他的前期作品固然以现实主义为基调,但浪漫气氛浓烈,绚丽、激情,长于雄辩,妙趣横生。到了中期,尽管曾提倡写超俗空灵的写生文,但写来写去,仍是摆脱不掉人世浓愁,心灵的悲苦凝于笔端,因此,文风趋实,有了新的深度。晚期,对物欲横流、私心膨胀的现实社会厌恶已极,幻想“则天去私”成为人心准则。但那个乌托邦,连他自己也想象不出将是个什么样子。他晚期作品的文字风格,苍凉、凝重,状物喻事精微得出神入化。

每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,总体看来,无不是那一民族或国家的气质、性格、智慧与感情的写照,如同烟波浩渺的一川大江,是民族的历史在思考……

《我是猫》,不知可否说是大和民族在明治时期精神反馈的“冥思录”之一。

《猫》所处的时代恰是明治维新以后。一方面,资本主义思潮兴起,人们学习西方,寻找个性,呼唤自由,自我意识和市场观念形成大潮;另一方面,东方固有的价值观、文化观与风尚习俗,包容着陈腐与优异,在抗议中沉

没，在沉没中挣扎……

一群穷酸潦倒的知识分子面临新思潮，既顺应，又嘲笑；既贬斥，又无奈，惶惶焉不知所措，只靠插科打诨、玩世不恭来消磨难挨的时光。他们时刻在嘲笑和捉弄别人，却又时刻遭受命运与时代的捉弄与嘲笑。

主人公是猫。以猫的眼睛看世界，这在当时，在创作手法上有一定的突破。今天常有作品以外星人的视觉看地球人，同样反映了人间积习没有一个超越现实的视角就看不透彻。

猫公很富于哲理，精于辞辩，对人类的弱点讽喻得十分透骨。例如：“世人褒贬，因时因地而不同，像我的眼珠一样变化多端。我的眼珠不过忽大忽小，而人间的评说却在颠倒黑白，颠倒黑白也无妨，因为事物本来就有两面和两头。只要抓住两头，对同一事物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这是人类通权达变的拿手好戏。”他抨击社会，也见地非凡：“……说不定整个社会便是疯人的群体。疯人们聚在一起，互相残杀，互相争吵，互相叫骂，互相角逐。莫非所谓社会，便是全体疯子的集合体，像细胞之于生物一样沉沉浮浮、浮浮沉沉地过活下去？说不定其中有些人略辨是非，通情达理，反而成为障碍，才创造了疯人院，把那些人送了进去，不叫他们再见天日。如此说来，被幽禁在疯人院里的才是正常人，而留在疯人院墙外的倒是些疯子了。说不定当疯人孤立时，到处都把他们看成疯子；但是，当他们成为一个群体，有了力量之后，便成为健全的人了。大疯子滥用金钱与权势，役使众多的小疯子，逞其淫威，还要被夸为杰出的人物，这种事是不鲜其例的，真是把人搞糊涂了。”

猫公博学多识，通晓天地古今，他引证或褒贬了荷马、毕达哥拉斯、笛卡儿、克莱尔、尼采、贝多芬、巴尔扎克、莎士比亚、孔子、老子、宋玉、韩愈、鲍照、晏殊、陶渊明，以及《诗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等等数不清的中外名人名言。他还很有点自由平等观念。他说：“既不能零售空气，又不能割据苍天，那么，土地私有，岂不也是不合理吗？”猫公针砭时弊，

道出了一串串永远耐人寻味的警句名言,诸如:“咱家不清楚使地球旋转的究竟是什么力量,但是知道使社会动转的确实是金钱……连太阳能够平安地从东方升起,又平安地落在西方,也完全托了实业家的福。”“官吏本是人民的公仆、代理人,为了办事方便,人民才给了他们一定的权力。但是,他们却摇身一变,认为那权力是自身固有而不容人民置喙。”猫公批评大和魂说:“因为是魂,才常常恍恍惚惚。东乡大将有和大和魂,鱼贩子阿银有大和魂,骗子、拐子、杀人犯也都有大和魂。‘大和魂!’日本人喊罢,像肺病患者似的咳嗽起来,百米之外,吭的一声。”猫公还敢于蔑视权贵,鼓励创新。他描画乌鸦在东乡元师的铜像上便溺,把伊藤博文的照片倒贴在墙上。他说:“不从胯下倒看莎士比亚,文学就会灭亡……”

猫公喜怒笑骂,皆成文章。悲痛幻化的笑声,最令人难耐。

猫公如此神通广大,才高识卓,又公正锐敏,当然是神猫、奇猫、圣猫了。以他的眼睛看世界,悲痛化为笑声,怎能不尖酸刻薄!当然,他同时又是个俗猫、蠢猫。他自作聪明,假冒圣贤君子,误了不少事,吃了不少苦头,甚至不知酒桶会淹死猫,终于丢了性命。

小说尽管以“猫眼看世界”,但写来写去,创作主体还是人类中的一个“我”,或是人类的邻居、地球上的另一个他(猫)。假如以全宇宙中的“我”或永恒中的“他”来观察人类,更不知将写出什么样的奇书了。

小说在结构上也有突破。它以猫的视觉为坐轴,可长可短,忽东忽西,并没有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,也谈不上情节进展的逻辑,读来却也津津有味。日本小说曾有散文化的趋势,某些小说的散文化,是有欠充实的反映。而《猫》在当时,却是一种具有魅力的创新。当然,老实说,作者最初并没有想写这么长。由于首章轰动,编者要他续写,他才铺陈连载,这说明他并没有通篇的完整构思,同时也说明如不是大家手笔,怎么会写得这么左右逢源,随心所欲。

在语言上,《猫》的格调既不全像《旅宿》那么豪放空灵,也不尽是《明暗》那么简练凝重,更有别于《心》和《从此以后》那么柔润细腻。在这里,刚柔兼用,雅俗并举,变化多端,声色俱艳。而且,将江户文学的幽默与风趣,汉学的典实与铿锵,西方文学的酣畅与机智熔为一炉,以至在语言的海洋中任情游弋,出神入化。笔墨忽而精炼隽永,针针见血,富于哲理;忽而九曲十回,浩浩大波,长于思辨。暂且摘引两句景色和人物描写的妙句。例如挖苦苦沙弥平庸的脸说:“假如春风总是吹拂这么一张平滑的脸,料想那春风也太清闲了吧!”写景:“给红松林装点过二三朱红的枫叶已经凋零,宛如逝去的梦。”“这声音毫不留情地震撼着初春恬静的空气,把个风软树静的太平盛世彻底庸俗化了。”有的像讽刺诗,有的像写意画,各得其妙。总之,假如以一颗艺术的心灵去触摸或感受他的作品,自然会体味到语言的色彩、声韵,甚至字字都是个生命体。

窗外正大雪纷飞。东北的雪总是那么魁伟、憨厚,却又沉甸甸、醉醺醺的。但愿这些披盔带甲的天兵天将,把猫公所诅咒的人间不平通统打杀。笔者将陪同读者,乘上瑞雪的幻舟,遨游一个梦里的清纯世界,何其快哉。

那么,让猫愁猫怨见鬼去吧!

咱(zá)家是猫。名字嘛……还没有。

哪里出生？压根儿就搞不清！只恍惚记得好像在一个阴湿的地方咪咪叫。在那儿，咱家第一次看见了人。而且后来听说，他是一名寄人篱下的穷学生，属于人类中最残暴的一伙。相传这名学生常常逮住我们炖肉吃。不过当时，咱家还不懂事。倒也没觉得怎么可怕。只是被他嗖的一下子高高举起，总觉得有点六神无主。

咱家在学生的手心稍微稳住神儿，瞧了一眼学生的脸，这大约便是咱家平生第一次和所谓的“人”打个照面了。当时觉得这家伙可真是怪物，其印象至今也还记忆犹新。单说那张脸，本应用毫毛来装点，却油光铮亮，活像个茶壶。其后咱家碰上的人不算少，但是，像他这么不周正的脸，一次也未曾见过。况且，脸心儿鼓得太高，还不时地从一对黑窟窿里咕嘟嘟地喷出烟来。太呛得慌，可真折服了。如今总算明白：原来这是人在吸烟哩。

咱家在这名学生的掌心暂且舒适地趴着。可是，不大工夫，咱家竟异常地快速旋转起来，弄不清是学生在动，还是咱家自己在动，反正迷糊得要命，直恶心。心想：这下子可完蛋喽！又咕咚一声，咱家被摔得两眼直冒金花。

只记得这些。至于后事如何，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

蓦地定睛一看，学生不在，众多的猫哥们儿也一个不见，连咱家的命根



子——妈妈也不知去向。并且，这儿和咱家过去待过的地方不同，贼拉拉地亮，几乎不敢睁眼睛。哎哟哟，一切都那么稀奇古怪。咱家试着慢慢往外爬，浑身疼得厉害，原来咱家被一下子从稻草堆上摔到竹林里了。

好不容易爬出竹林，一瞧，对面有个大池塘。咱家蹲在池畔，思量着如何是好，却想不出个好主意。忽然想起：“若是再哭一鼻子，那名学生会不会再来迎接？”于是，咱家咪咪地叫几声试试看，却没有一个人来。转眼间，寒风呼呼地掠过池面，眼看日落西山。肚子饿极了，哭都哭不出声来。没办法，只要能吃，什么都行，咱家决心到有食物的地方走走。

咱家神不知鬼不晓地绕到池塘的右侧。实在太艰苦。咬牙坚持，硬是往上爬。真是大喜，不知不觉已经爬到有人烟的地方。心想，若是爬进去，总会有点办法的。于是，咱家从篱笆墙的窟窿穿过，窜到一户人家的院内。缘分这东西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假如不是这道篱笆墙出了个洞，说不定咱家早已饿死在路旁了。常言说得好，“前世修来的福”嘛！这墙根上的破洞，至今仍是咱家拜访邻猫小花妹的交通要道。

且说，咱家虽然钻进了院内，却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才好。眨眼工夫，天黑了。肚子饿，身上冷，又下起雨来，情况十万火急。没法子，只得朝着亮堂些、暖和些的地方走去。走啊，走啊……今天回想起来，当时咱家已经钻进那户人家的宅子里了。

在这儿，咱家又有机会与学生以外的人们谋面。首先碰上的是女仆。这位，比刚才见到的那名学生更蛮横。一见面就突然掐住咱家的脖子，将咱家摔出门外。咳，这下子没命喽！两眼一闭，一命交天吧！

然而，饥寒交迫，万般难耐；趁女仆不备，溜进厨房。不大工夫，咱家又被摔了出去。摔出去，就再爬进来；爬进来，又被摔出去。记得周而复始，大约四五个回合。当时咱家恨透了这个丫头。前几天偷了她的秋刀鱼，报了仇，才算出了这口闷气。

当咱家最后一次眼看就要被她摔出手时，这家主人边说边走上前来：“何事吵嚷？”女仆倒提着咱家冲着主人说：“这只野猫崽子，三番五次摔它出去，可它还是爬进厨房，烦死人啦！”主人捋着鼻下那两撇黑胡，将咱家这副尊容端详了一会儿说：“那就把它收留下吧！”说罢，回房去了。

主人似乎是个言谈不多的人，女仆气哼哼地将咱家扔进厨房。于是，咱家便决定以主人之家为己家了。

主人很少和咱家见上一面。职业嘛，据说是教师。他一从学校回来，就一头钻进书房里，几乎从不跨出门槛一步。家人都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读书郎。他自己也装得很像刻苦读书的样儿。然而实际上，他并不像家人称道的那么好学。咱家常常蹑手蹑脚溜进他的书房偷偷瞧看，才知道他很贪睡午觉，不时地往刚刚翻过的书面上流口水。他由于害胃病，皮肤有点发黄，呈现出死挺挺的缺乏弹性的病态。可他偏偏又是个饕餮客，撑饱肚子就吃胃肠消化药，吃完药就翻书，读两三页就打盹儿，口水流到书本上，这便是他夜夜雷同的课程表。

咱家虽说是猫，却也经常思考问题。

当教师的真够逍遥自在。咱家若生而为人，非当教师不可。如此昏睡便是工作，猫也干得来的。尽管如此，若叫主人说，似乎再也没有比教师更辛苦的了。每当朋友来访，他总要怨天尤人地牢骚一通。

咱家在此刚刚落脚时，除了主人，都非常讨厌咱家。不论去哪儿，咱家总是被他们一脚踢开，不予理睬。他们是何等地不把咱家放在眼里！只要想想他们至今连个名字都不给起，便可见一斑了。万般无奈，咱家只好尽量争取陪伴在收留我的主人身旁。清晨主人读报时，我定要趴在他的膝盖上；他午睡时，我定要爬上他的后背。这倒不是由于咱家对主人格外钟情，而是因为没人理睬，迫不得已嘛！

其后几经阅历，咱家决定早晨睡在饭桶盖上，夜里睡在暖炉上，晴朗的



中午睡在檐廊中。不过,最开心的是夜里钻进这家孩子们的被窝里,和她们一同入梦。所谓“孩子们”,一个五岁,一个三岁。到了晚上,她们俩就住在一个屋,睡在一个铺。咱家总是在她们俩之间找个容身之地,千方百计地挤进去。若是倒霉,碰醒一个孩子,就要惹下一场大祸。两个孩子,尤其那个小的,德行最坏,哪怕是深更半夜,也高声号叫:“猫来啦,猫来啦!”于是,患神经性消化不良的主人一定会被吵醒,从隔壁跑来。真的,前几天他还用格尺狠狠地抽了咱家一顿屁股板子哪!

咱家和人类同居,越观察越不得不断定:他们都是些任性的家伙。尤其和他们同床共枕的孩提之辈,更是岂有此理!他们一高兴,就将咱家倒提起来,或是将布袋套在咱家的头上,时而抛出,时而塞进灶膛。而且,咱家若是稍一还手,他们就全家出动,四处追击,进行迫害。前些天咱家只在席上磨了几下爪,女主人便大发雷霆,从此,轻易不准咱家进客厅了。即使咱家在厨房那间只铺地板的屋子里冻得浑身发抖,他们也全然无动于衷。

咱家十分尊敬斜对过的白猫大嫂。她每次见面都说:“再也没有比人类更不通情达理的喽!”白嫂不久前生了四个白玉似的猫崽儿。听说就在第三天,那家寄居的学生竟把四只猫崽儿拎到房后的池塘。一股脑儿扔进池水之中。白嫂流着泪一五一十地倾诉,然后说:“我们猫族为了捍卫亲子之爱、过上美满的家庭生活,非对人类宣战不可。把他们统统消灭掉!”这番话句句在理。

还有邻家猫杂毛哥说:“人类不懂什么叫所有权。”他越说越气愤。本来,在我们猫类当中,不管是干鱼头还是鲷鱼肚脐,一向是最先发现者享有取而食之的权利。然而,人类却似乎毫无这种观念。我们发现的美味,定要遭到他们的掠夺。他们仗着胳膊粗、力气大,把该由我们享用的食物大模大样地抢走,脸儿不红不白的。

白嫂住在一个军人家里,杂毛哥的主人是个律师。正因为我住在教师